

家父在一九九九年十月病逝，依照他生前的願望，我們把他的遺體燒成灰，放在一個漢白玉的骨灰罈中，帶到了北京北方的密雲縣，埋葬在祖墳，在那一小片山坡地有我的曾祖父王承作、我的祖父王文元，祖父的哥哥王文田，還有接下來幾位和父親同輩的人。土墳有半個人高，上面沒有墓碑，因為是按著輩分排列，也很好認，每個墳上放了一塊磚，表示這個墳是有主的。每年清明時，後代的親人上墳，會用鏟子再多鏟些土上去。

二零零二年我帶母親回去一次，給父親上墳。今年，母親年過八十了，她感覺自己的身子不如從前，希望我再帶她去一次北京，上墳，也看看那裡的親人。我的父親曾經在北京娶過妻，生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父親因護送八年抗戰時期滯留北京的台胞返回台灣，在一九四六年來台灣，當時想玩玩再回北京，不料國共戰爭爆發，後來居然回不了家，而且毫無故鄉的音訊。一九五三年在台娶了我的母親，母親是台灣台南市人，生下了哥哥和我兩個。在北京的哥哥大力出身地主家庭，又有台灣關係，過去吃了許多苦，家裡窮到有一餐沒一餐的度日，那個姊姊二力四歲時候拉肚子，家中沒有錢就醫，在一個清晨死了。母親說我兩歲時得過急性腸炎，半夜急忙送醫，醫生說：「這個孩子若是等到天亮才來醫院就死定了。」二力死了，而我活了。

八月十五日，星期三，我和母親來到北京，住在北京馬甸的哥哥家中。

八月十六日，我們在附近的元大都遺址公園走走，下午小姪兒載我們去家樂福超級市場買東西。晚上，我聽見新聞報導說有一個叫「聖帕」的颱風侵襲台灣，將在十八日越過台灣，新聞形容「這是個超強颱風，是台灣兩百年來最大的颱風。」我心中隱隱擔心，因為出門的時候，家裡的窗戶全部沒有關。我養了兩隻不會飛的鴿子在書房的陽台，牠們可以自由地隨處走動，十八日張姊妹會去替牠們添食換水、打掃環境，我留了字條給張姊妹「若有颱風來襲，請幫我關好所有的窗戶。」後面臥室的陽台因為晾衣服的緣故，窗戶也沒有關。我心想，颱風要來，那個張姊妹可能會提早一天去吧！

八月十七日一早小姪兒開車，我們就去了密雲縣父親的老家，當天在堂姐家稍坐片刻就去上墳，到處長滿了很高的草，墳地變得不太好找，還好有堂哥帶路。中午，約齊了兩位堂哥（祖父哥哥王文田的後代）和堂姐（祖父和二房妻子的後代）的家人、北京哥哥和姪兒，與我們母女一起聚餐。飯後，開車去的姪兒有事回北京，哥哥、母親和我就在堂姐家住下了。下午在堂姐家和親人談天，晚上堂姐作飯請我們。

八月十八日清早，在外面用過早餐後便出發步行去密雲水庫，堂姐帶路。我在路上問堂姐是否聽過基督耶穌，她說他們那裡有人信耶穌，還說：「聽說耶穌很靈。」後來她又說：「信耶穌不生病。」我對她解釋信耶穌的人並不是有求必應，也不是都不生病，而是接受上帝所安排的一切，把煩惱都交給上帝，自然就少有病痛了。我拿出隨身帶著的金邊聖經，她被這本漂亮的小書吸引，我對她概要解釋的聖經的內容，就把聖經送給了她，她很高興的緊緊拿在手上。

往水庫的路是禁止通行的，走到關卡，我正向管門的同志哀求：「我們是台灣來的，密雲是我的老家，請讓我們進去看看水庫。」突然開來一輛卡車，管門的開了門，堂姐叫我趕快進去，原來這裡是不管走路的人，只要有車經過，開了門，走路的人就可以進去。我高興的對堂姐說：「妳看，我們走了那麼久，都沒有車來，現在正好走到關卡，就來一輛車，信耶穌多好！耶穌處處照顧我們。」

很快就看到了水庫的副壩，密雲水庫非常大，供應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用水，堂姐說從前水庫沒有管制，他們常來副壩這裡游泳，後來管得嚴，他們就不來了。過了副壩不遠，就是水庫的主壩，在父親生前所說的白河。走在這條路上，心裡有說不出的感覺，我是台灣出生的人，這是父親出生的地方，我因父親和這塊土地產生了感情，我很高興看見這裡的風景這樣美。

參觀完了水庫，哥哥就帶著母親和我坐公車回北京，我很高興有直接的 987 號公車可以來往北京東直門和密雲水庫之間，車子跑得不快，車上也沒有冷氣，正好看看沿途的風景，而且車資用刷卡打八折，才七元二角人民幣。我們也可以坐 8 路車到密雲縣城換搭有冷氣的 980，但是我們都不想再換車了，主要是我們三個人平時都沒有吹冷氣的習慣。

下午我打了電話給在台南的哥哥，他說颱風很小，只有倒了幾棵樹，我們放下心來。但是到晚上，看見新聞報導花蓮和新竹的風雨交加，我突然感覺很可怕，台北離新竹只有一個小時的車程。若是風雨掃進我的書房，整個房子淹水，那是多麼糟糕的事。我急忙與台灣的張姊妹聯絡，她透過在台的嫂嫂回話說：「台北的風雨太大，無法出門。」我越想越怕，風雨太大，那麼我的家還要吹上一整夜，我聯絡在住在附近的老同學許，沒有人接電話，非常遺憾沒有帶任何一個鄰居的電話出來。我很無奈的對哥哥和母親說：「上帝是故意要吹我，我十五日出門，沒有聽到颱風的消息，颱風如果晚一天吹，張姊妹已經去過了，偏偏就在十八號吹，既然這樣，上帝就會保護我的家。」

話是如此說，心中還是很不安，只有不斷禱告，求主讓我平靜，我發現我連與母親說話口氣都變得比較沒有耐性了。我對哥哥說：「人活著最重要，其他的都是小事，不過，人真死了，也沒事了。」我心裡掛念著，因為鳥大便的地方用報紙蓋住了，陽台的出水口都堵住了，陽台和房間之間的落地窗沒關，也沒有門檻。書房桌上的書都是政大圖書館借來的，若風雨很大，把書掃在地上，就全濕了。若是電腦也被風颳倒，掉在地上....以前有一次颱風，水從冷氣旁的縫隙沖入房間，極為可怕，現在颱風更大....那個夜晚，我想我是無法入睡了，但是，感謝神，我禱告神，拿去我一切的重擔，我居然在三點鐘左右睡著了。

八月十九日，星期天，我對母親說：「如果家中受損嚴重，我們就提早回去吧！」九點多，我連絡上去我家的張姊妹，她告訴我「家中沒事」，太令人意外了。颱風的風向吹得正好不是養鴿的書房陽台，那裡沒有進水，歐法和蘇菲亞（鴿名）和平常一樣，跳來跳去；教室的門被風吹開了（那個門鎖壞了，我用四把椅子擋住），只有進一點點水；

臥房的窗戶也只有進一點水，水並沒有進入臥室。掛了電話，我跪在地上感謝神，淚流滿面的對神說：「謝謝你這樣愛我，保護我的家，我要好好的服事你。」我去對哥哥說：「你一定要信耶穌，祂真的很好。」

重擔放下，滿心感恩。那天去潘家園給台灣哥哥買眼鏡，下午參觀「北京規劃展覽館」，再走過天安門廣場，坐車去西單圖書大廈買書。這個書店很大，但是書籍的分類不夠精確，從指示標誌看不到「宗教類」，我就往「哲學類」找，果真找到宗教類書籍，但是沒有依照不同宗教分類，只有大概的放在不同的架上，有幾個宗教也混在一起放。幾年前我在上海的大書店買書，就比這裡分類明確，上海不愧是有國際視野的大城市。

八月二十日，大姪兒載哥哥和我們去了八達嶺長城和龍慶峽。我們走了一段長城，母親的兩個關節都是人工新換的，但是她走得比她自己想像的還好，與我們一同走到很高的地方；我們也在龍慶峽坐船欣賞如同三峽的風景。

八月二十一日，哥哥帶我們到清河小營農貿市場買些乾果。晚上又去元大都遺址公園走了一趟，母親走了好遠的路還不覺得累，這些天她被訓練得更會走路了。

八月二十二日，參觀首都博物館。有兩百件來自法國羅浮宮的希臘古物在這裡舉行特展，還有一位旅法的藝術家潘玉良繪畫展覽，加上本身的例行展覽，看了一整天，才發現還有一整個圓樓的部分沒有看，來不及了。

中午在地下樓吃自助餐，小姐發我們的第一個盤子較小，按理是吃沙拉的，吃完第一盤，我去拿了第二個較大的盤子。母親見我拿了乾淨的盤子，也去拿，她客氣的問管盤的小姐，不料，小姐卻不許她拿，說每個人只能夠拿一次盤子。我過去對那小姐說：「第一個盤子比較小，是吃沙拉的；第二個盤子大一點，是吃正餐的。」小姐才把盤子給了母親。然後，我鼓勵哥哥再去拿盤子，我告訴他根本不要理那個小姐，她也就不管你拿盤子，果真哥哥順利地拿了盤子。在場的外國人或看來是由外國來的華人，人人都拿了幾次盤子，吃沙拉、正餐和甜點，也不見那位小姐干涉。

中國人阿，什麼時候才能不欺負自己的同胞！

八月二十三日，參觀北京動物園，大湖中的各式禽鳥是我最喜歡的景點。從動物園比較感受不到北京市的進步，許多獸籠是空的，可憐的動物寥寥無幾。動物的生活環境很糟糕，明顯的感受到這是個不愛動物的城市。各項建設可以飛快地進步，但是人內心對神所造的萬物誠懇的敬重和關愛卻是無法在短時間學到的，這是教育，是文化，是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最重要的精神。

晚上，我們邀請了在北京的親友聚餐，有北京哥哥和兩位姪兒帶著他們的妻子或女朋友，筵席上我訴說這個在北京的聖帕颱風見證，勸大家信主，親友對我的遭遇都感覺真的很奇妙。我又勸勉性情全然不同的兄弟倆姪兒，務要彼此扶助，彼此相愛，我以主耶

耶穌使我和台灣哥哥和好爲例，告訴他們信耶穌有益無害。當日，姪兒的妻子說他家附近有許多人信了耶穌，姪兒的女友問我受洗的問題。

感謝神，使我經歷聖帕颱風的恐懼，讓我在北京有現成的見證可說，也讓我看見自己的不足，需要更深的學習在主裡有平安。